



千金一笑

◎祝淳翔

以道教史研究蜚声学界的澳籍华裔教授柳存仁,出身于上海商人家庭,就读于北京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回沪,后来编过《风雨谈》杂志,是当时新闻界的活跃人物。《风雨谈》作为一份以刊载散文为主的纯文学刊物,却也曾连载女作家苏青描述日常婚恋生活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以今人的话说,它挺接地气。

主编柳存仁与绝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平时耽读小报,自1945年2月起甚至化名“超然”在小报上写稿,一时引起众人议论纷纷。有趣的是,他还在文章里充分表达了对“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的倾慕之情。

此文篇名为《千金一笑记》,共四节,分上下两部分,初刊于1943年5月底、6月初《中华日报》之“中华副刊”,旋又在其自编《风雨谈》杂志第7期(11月号)转载。文章秉承作者一贯的游戏精神,本质上是一篇剧评,围绕由费穆导演、顾仲彝编剧的话剧《三千金》而写,但写得曲里拐弯,令不了解内情的读者读得云里雾里。譬如第一节写作者与一位友人在街上散步,两个人聊起《秋海棠》之后要上什么戏,作者熟练地随口答曰“掌上珠”,忽自觉其误,亟改口说“三千金”。按此剧改编自莎剧《李尔王》,在钱芥尘主持的《大众》月刊5期至8期(3月至5月号)上发表时,剧名“掌上珠”,但卡尔登大戏院在4月底已刊出广告,预告《秋海棠》之后,下一期将上演《三千金》。友人于是接口道,哦,三千金,就是 Three Thousand Gold 咯? 作者道:“吾侪通称生一女,曰获一千金,闺阁淑女,俗亦曰千金小姐。”并解释说,友人非华人,只能操华语而并不精通。

紧接着的第二节开头,作者自述从友人某公,一同前往卡尔登后台,竟邂逅了唐大郎:

其处有楼曰翼楼,盖即二楼经理室,而以翼名之者也。翼楼之上,济济多士,有定依阁主人者,其办公室亦在是。予读主人文字多且久,心仪其风骨,然迄未得一面。友人某公所欲会晤之友,即为顾仲彝先生。友人入室,予候于外间,见一恂恂儒者自内出,人不甚颀长,衣长袍,不旋踵即下楼去。少顷,友人偕顾先生出,相与晤谈。原来适自内出之人,即笔名刘郎之定依阁主人也。缘悭一面,能无怅然?

文中翼楼,初设于卡尔登大戏院三楼,在经理办公室之右,一向空置,仅为新戏登场前供诸艺人摄剧照之用。胡治藩《翼楼随笔》称,“献岁以还,卡尔登中辟一精舍,供诸友茗谈,初称‘侧室’,似无伤大雅,嗣称‘翼楼’,于是众无间言”。梯维还说,翼楼中除了经理周翼华外,就数唐大郎到得最勤,“应肆周全,不辞劳瘁”。



《一千零一夜》

插图选(12)

路易斯·瑞德 绘

非洲魔法师要阿拉丁交出神灯。



王安石“强辩”考

周思成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借着重审史料中对王安石众口一词的评价——“强辩”,考察这场新法大辩论中双方政治人物的个性和思想,观其汇聚,观其沉淀,观其激荡,观其向后变化之端倪,由此勾勒出一个有血肉、有生气的熙宁政治的独特面貌。

一点五维的巴赫

马慧元著
上海三联书店

通过本书我们才发现原来巴赫、海顿这样的音乐大师,都曾像科学家一样,试图探寻音调、音色背后的科学密码;牛顿、开普勒、傅里叶这些科学世界的巨人,也曾在音乐世界蹒跚学步,试图在美妙旋律中,找到通往真理殿堂的钥匙……

西方汉学史

[美]韩大伟著
大象出版社

作品系统回顾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并介绍了早期来华传教士群体、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理雅各、阿瑟·韦利、卜彌德、薛爱华等众多欧美各国汉学先驱的卓越贡献,特别针对他们通过古典文献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路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何以成诗

[美]田菱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田菱,借助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考察典故与引文,对嵇康、孙绰、陶渊明、谢灵运以及兰亭诗人的诗赋作品展开细读,探讨了它们与《老子》《庄子》《周易》,乃至《诗经》《楚辞》《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之间的复杂关联。

孙犁谈汪曾祺和沈从文

◎莫泊

《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里说,汪曾祺曾表示中国让他服气的小说家只有鲁迅、沈从文、孙犁三人,后来孙犁不提了,改提废名。其子女对个中原因有所猜测,是否实情,不得而知。孙犁对汪曾祺的观感又如何呢?

孙犁《读小说札记》中有一节谈汪曾祺的《故里三陈》,说“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小说”,还说:“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

情。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所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这段话明面上是欣赏,暗地里有较量,而用“君”这个敬称,礼貌、客气却保持一定距离,更是值得玩味。

孙犁在公开场合谈汪曾祺,仅此一例。见诸笔端的,另有《书衣文录(手迹)》里的一段话:“还有沈从文,他自有其地位。近有人谈话称,鲁迅之后,就是沈了。尊师自然可以,也不能不顾事实。过犹不及,且



周作人打赤膊(一)

◎归学农

赤膊犹言赤背。据凤鸣说,“上身赤裸裸,南方人叫作赤膊,北方人叫作赤背。膊的解释,近臂之部曰上膊,近手之部曰下膊,俗统称谓之臂膊。赤膊也者,仅赤其臂膊,那末穿了背心,也是赤膊,并非上身赤裸裸啊,所以‘赤背’两字,较为贴切”。近代以来,“北京人民,夏日袒背,久成习惯,此为文明国现象所无”,是以北平市政府在预定行政计划书之中还得明确提到“各车内应加钉‘禁止赤背’木牌”,每届夏季,北平市公安局也要“特颁布告,禁止赤背”。

1937年7月10日,周作人在《北平晨报》刊载《黑眼镜》。他说,“自然的健全,人工的洁净,趣味的节制,有此三者,本色之美可以胜一切。社会上禁止赤背,我以为也该分别言之,赤背该有条件的许可,如上文所言,若是痨病鬼白面客似的耸肩成一字,肋骨根根可数,皮如火腿,则巡警应向之拱手曰,老兄尊相不佳,请披上贵衣,以维持市容”。1950年8月29日,周作人又在《亦报》发表《赤背》,针对电车“禁止赤背”提出私见,“我并不一定反对赤背,但在公众场所,尤其是挨挤坐立着的地方,赤背的的确不应该的”,要么“不卫生,油汗沾污人衣”,要么“不好看”,因为“从来中国保健不讲究,许多人都是病态的,有些是营养不良,往往骨瘦如柴,胸肋间像是生理标本似的一根根的可数,看了不愉快”,所以“赤背又是有条件的了,除公众场所外,在别的地方坐立行走可以无妨,只要这并不难看”。换而言之,“身体健全自然”,“肢体匀称,筋肉发达”,即“合于美术,披衣固属守礼,光着脊梁也尽不妨,看的人即不称赏也总不会嫌恶的,若是加一件背心,自然更是不成问题”。两文间隔了十余年,看法却是一以贯之。

在现实生活中,周作人“对家居赤膊似也感兴趣”,一旦客至,却迅速地“加上一层遮盖”,如短衫式上衣,背心是不宜的。



有门户之嫌。还有人把我与沈挂钩,因实在没有渊源,不便攀附,已去信否认。”“尊师”的那位显然就是指汪曾祺。只是这段文字在整理《耕堂题跋》正式发表时被删掉了。

至于孙犁写信否认与沈从文的渊源,见《芸斋短简》致陈晓峰函:“但我读沈的作品不多,只读过他写的《记丁玲》《记胡也频》等书。直到现在,我也不大喜欢他的文字,我觉得有些蹩脚。”